【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敢叫板才能真取胜

阿根廷这一回在卡塔尔世界杯上貌似刻意制造了一种氛围，那就是敢于向任何对手叫板，直至取得胜利。这种氛围甚至上升为一种策略，那就是全队上下、全国上下共同创造一种凝聚力：同仇敌忾。他们战胜荷兰挺进四强，而宿敌巴西、英格兰都止步于八强，更衣室里就唱起了嘲讽巴西、结怨英格兰的歌声。更为惹眼的是，从比赛的开始到结束，阿根廷人对荷兰人进行了全方位打压，一向温和的梅西也当起了带头大哥，创造了“看什么看，给你两个窝窝”的流行语。身患癌症、年逾古稀的范加尔也成为阿根廷球员集体怒喷、当面叫板的对象。其实范加尔也就在赛前说了句若要进入点球环节荷兰就会取胜的话，何至于如此呢。决赛战胜法国，门神大马丁以一系列动作和言辞冒犯法国人引来争议。

该不该这样做先放到一边，阿根廷人突然泛起的这股叫板潮与他们的不断胜利之间，肯定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足球就是一种营造“战争气氛”的游戏，竞技就得带着几分火药味才有看点。温良恭俭让在这里完全行不通。三十年前，中日韩足球还有中恐韩、韩惧日、日怕中的连环怕一说，中国足球也有输谁都不能输日本的士气。今天还有底气和勇气去这样叫板吗？也许你会说，足球靠实力说话，这话没错。但要知道，著名的欧洲德比战，如都灵对尤文、马竞对皇马、西班牙人对巴萨，受人关注的原因，恰恰就是在实力不平衡的状态下，能踢出火花四溅和意外结果。

不敢叫板就没有胜利。我们在提高足球实力的同时，也要创造一种符合足球自身的文化。每说到这个话题，就会想到鲁迅曾经说过的话：“中国的自己能酿酒，比自己来种鸦片早，但我们现在只听说许多人躺着吞云吐雾，却很少见有人像外国水兵似的满街发酒疯。唐宋的踢球，久已失传，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从这两点看起来，我们在从露天下渐渐地躲进家里去，是无疑的。”足球需要奔放、不羁的性格，需要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精神。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辞旧，迎新

去年岁末，又居家办公了。退休的老同事孔柔已百岁之年，还记得他每日梳头三百下、拿着毛笔给作者书写回信的情景，也猝然离世……担忧着患病的老母亲，百般翻腾感情，凋落一片。

元旦早上，出发去作协，轮到我值班。巨鹿路人行道正在施工。原来的长方形小地砖换成大的，那些巨大的梧桐树，夏天的浓荫遮蔽天日，此时树叶凋谢，虬枝密布，石砖紧紧围着树根部，留给它的空隙是如此之小，想必根系已经伸展到渺远？

经过文化局旁边的弄堂口，一辆救护车不作声地停下，工作人员迅速打开后车厢门，拉下担架车……

作协大院寂静无声，门卫拉开窗子，伸出一个电子测温计，我伸出自己的手掌一对：体温正常。刷卡开门进入。园子里，竹林间，草坪上，昨夜的灯在白昼仍然“开放”，爬山虎攀援缠绕而上，只有一些零星的黄叶子飘摇，到春天，它们的叶片还会蒙上我桌旁的窗户吗？听说这座邬达克设计的爱神花园马上要大修了。

泡一壶红茶，闲庭漫步——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的花园时光到来了。

很久没有人打乒乓球了吧，积满灰尘的桌子收在一旁。食堂取消了。以前，在楼下午餐时，餐后会有一杯咖啡，端着咖啡聊天的时光，隔着玻璃门，可以看到乒乓台周围喊声正急，擂台赛每日进行，新进来的年轻人，立刻就被拽到台边，从观看者到挥拍上阵。何时，这里的午间，还会酣战？

我一般是最晚一批下来用餐，被阿姨遗憾地告知，菜都已经剩下不多了，而且凉了。我说没有关系，不用排队。反正现磨的咖啡是热的。

我经常独自一人坐着。某天，一个穿黑衣服瘦高个的人向我走过来，后面跟着一个同样高瘦的穿黑衣服的男人。他们都戴着墨镜。

是《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曾经，午餐时听他简短的故事，某个场景，多半是真实故事，是我午餐时一大乐趣。

那次，他在我的桌旁停住，说：这是我的责编，小钟；这是王家卫。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生活不是爽文爽剧

岁末年初，朋友圈被各式年终盘点和媒体献辞刷屏，抒情的、铿锵的、抚慰的、家常的，众多打动我的作品，包括一个叫《熬过，更懂成长》的短片，讲了一些普通人不普通的故事：失败多次艰难再战的学生，不向生活低头的歌剧演员，深耕自己找到内心平静的医学博士后。奋斗背景中热气腾腾的熬汤场景，给“熬”赋予了新的定义，不只是隐忍和悲情的煎熬，也有在努力奋斗中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熬：小火慢炖地熬，精工细作地熬，在“熬”里积蓄成长的力量，一起慢慢变好。

感谢这个对“熬”的积极定义，正在熬着的人们，需要这种抚慰。过去，人们对“熬”还有比较隐秘的羞耻感，羞于言熬，好像熬意味着失败和无能。偷偷地熬，更愿意向外人呈现积极与阳光。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评论《谁不是说着凡尔赛的话，过着拼多多的日子》——向外人表演阳光，比拼凡尔赛。社交之所以累，就在于人们都在表现自己并不具备的品质，表演并不真实的生活。生活教训了人们，人们越来越不讳言自己得熬：正像好汤好粥是熬出来的。从“熬过”的故事镜像中看到了拼命努力的自己，可能正是这个短片触动人心的关键。

短片中一句话特别深刻，消除了人们对“熬”的负面心理暗示，赋予了“熬”积极向上的力量：生活中的许多难题是没有解题公式的，破局的关键往往只有简单的一个字：熬。是啊，如果生活可以选择，问题都有答案，最佳都有公式，谁愿意选难走的路？针对近来的感染高峰，有专家建议说：能不感染尽量不感染，能晚点感染尽量不早感染，能感染一次尽量不要多次感染。网民戏仿说：能一次考上尽量不要复读，能开奥迪的尽量不要开奥拓，能挣一千万的尽量不要挣100万。最好走的路往往是下坡路，哪一种美好的生活，不需要去熬、去奋斗？

一个作家朋友说过，如果把人的一生都浓缩成几分钟，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戏剧，一部爽文爽剧，柳暗花明，跌宕起伏，波澜壮阔，高潮绚烂后归于平淡。可人生无法浓缩，挫败和挑战无法加速绕过，真实的生活没有爽剧般的奇迹，没有天降英雄的拯救，没有突然变好的童话，只能靠自己的毅力、汗水、拼搏熬住、熬过去。未来某个时刻，当我们再顾来路，我们亦能坦言感谢今天付出的“熬”，感谢那个在大风大雨里努力奔跑的自己，犹如回甘。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育女的心路历程

在独生女袁袁的整个成长期间，阿姚都和她相处得不很好。

这天，在聚餐会上，感慨万千的阿姚和大家分享她育女的心路历程：

“明明爱她如珠如宝，她却感受不到，大事小事老是和我对着干。我为她铺好了路，要她向东走，她偏偏要朝西边去；有些事情，我明明看到危险，禁止她做，她却偏偏要往禁区闯……我用温暖的棉被去裹她，但她却用针把内里的棉絮戳得满天飞，我们的关系因此变得剑拔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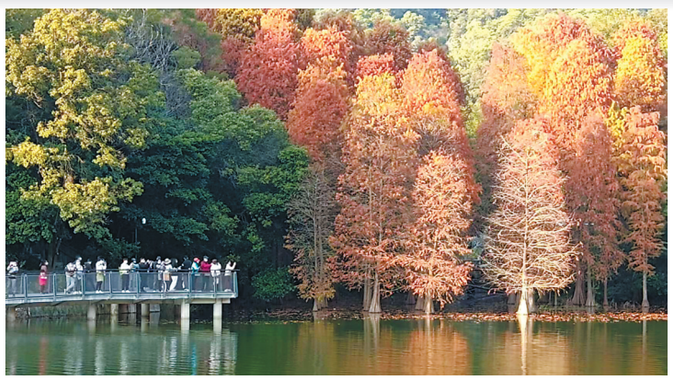
我冷眼旁观，发现她一直以“纵向”的方式来处理亲子关系，由上而下，将孩子看成是附属品，监督和命令使她完全无法活出独特的自我。

实际上，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应该是横向的、平行的，凡事有商有量，在给予孩子爱之余，也给予他们尊重和信心；尤其重要的是，父母不能把自己的愿望硬生生地填入池塘里，然后，一厢情愿地要孩子长成池塘那种全无棱角的、圆圆甜甜的样子。孩子只能是一道河，有自己的意愿和性格，当它潺潺地流过平原、流过山谷、流过丘壑时，父母只能默默地关注它，在必要时伸出援手。当河流畅快地流出了自己所想要的那种形状时，父母的理解与支持，便成就了它一生的快乐。

阿姚足足用了16年的时间，才明白了这个道理。如今，以“横向”取代“纵向”，母女关系已大有改善。

●随手拍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黄婆洞“火”

□图/文 郭新国

元旦，艳阳高照。在苍翠的广州白云山下，黄婆洞水库里的一片落羽杉林如火如霞，吸引游客纷纷举“机”而拍。

【有一说一】 廖俊平 广州学者

茶的位置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排在最后，这个顺序和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五种需求颇有几分相似。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是柴米油盐，缺少这四样，要么就缺少了基本的营养元素，要么就只能茹毛饮血。酱醋是调味品，茶则已经不是生活必需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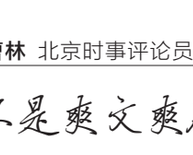
不过，对于喝惯了茶的人来说，茶也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必需品，不仅是身体上的必需品，更是有点上瘾的感觉，成了精神上的依赖品。甚至喝惯了某一种茶的人会偏爱某一种茶香，这种偏爱往往还很顽固。有时我就会忽然像是闻到常喝的那种陈年普洱的香气，而其实明明不是在喝茶。

和开门七件事相对，也有好事者弄出了另外几件据说是精神层面的高雅事：琴棋书画烟酒茶。这里的七样雅事，同样也是前面四样更通行一些：琴棋书画，自古都是文人雅士的标志。至于烟酒茶，最早进入人的生活也是纯属俗物，并非文人雅士所独享。

你看，在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顺序里，茶排在末尾，并非生活必需品；在琴棋书画烟酒茶这个顺序里，茶又是排在末位，雅的程度似乎也比不上前面几样。

我还怀疑给琴棋书画四件雅事续上烟酒茶的，其实是当今的一些“烟酒生”，因为前人原本是说“琴棋书画诗酒花”的。康熙年间的《莲坡诗话》中载有张灿的一首七绝：“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但这首诗很有可能是从明朝人唐伯虎那里抄的，因为两首诗太像了，唐公子写的是：“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般般皆交付，柴米油盐酱醋茶。”

唐寅认可和琴棋书画并列的是诗酒花，并没有茶，不过在我看来，诗和花属雅事是无可争议的，但酒和茶相比，要论“雅”的程度，茶应该是胜过酒的。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换位思考与见识

“换位思考”是一个社会学名词，英文说是Perspective taking，意思是人要不断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体验和思考问题，这样才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视角，接触的事物多了，才可能见怪不怪。这些天我在读英国传记作家赛琳娜·黑斯廷斯所写的《毛姆传》，通过她对毛姆旅行的描述：东亚、东南亚、太平洋岛国、西班牙……我逐渐了解到毛姆是一个多么有见识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在情感上有一种普世的意义。清代的松年在论绘画时写道：“欲求高手，须多游名山大川，以造化为师法。”跪着的人会觉得站着的人假清高，而站着的人会认为跪着的人真卑贱。其实只有有见识的人，才会真正换位思考问题。

最近我还读到一本有关路易·威登的传记，知道这位出生在法国乡下的一个木匠，如果不是在14岁的时候萌生到巴黎看看月亮的冲动，法国是否会出现LV很难说。正是在巴黎的见识，让这个乡村匠人成为了法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皮件设计大师之一。

但是，据说康德的整个一生都是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度过的，而海德格尔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施瓦本地区，雅斯贝尔斯也从未到过德国和瑞士以外的地方。我一一查看过雅斯贝尔斯12000册的藏书，知道他们是以其思想的漫游来补偿游历的不足。

《花地飞鸿二十年》一书最动人，也是最可宝贵的部分，就在于书信中传达的真实感情

一份别样的“花地”档案

□谢大光

我和万振环相识四十年，他在报社，我在出版社，彼此都是大半生从事文字编辑工作，他退休后，将在“花地”工作期间与各地作者的通信，陆续整理，精选，录入电脑，花费多年心血，辑成一部《花地飞鸿二十年》。

老万是个有心人，重感情，通事理，与作者交往，不论名气大小，职位高低，一律以认真诚恳的职业操守平等相待。孙犁先生在世时，我常去耕堂聊天，多次听到先生对老万工作的赞许。孙犁说，他对《羊城晚报》印象颇佳，写了短文，最先想到给“花地”，一是见报快，二是处理稿件认真，每次寄稿去，“花地”编辑万振环必三回信，接到稿件一封，发排一封，刊出后寄样报又是一封。有一次万振环请孙犁题写书名，先生怕写不好，多写了几张寄去，万振环收到表示，不用的也要珍藏。他很感动。孙犁晚年，经万振环编发，在“花地”刊发作品一百多篇，仅次于先生供职的《天津日报》，其间许多细节，在双方通信中保留了下来。上海赵丽宏为老朋友万振环与孙犁的交往感到骄傲，“孙犁赞赏你，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老人眼界极高，得到他的赞誉不易。真为你高兴。”1995年，孙犁因病搁笔，最后一篇文学作品《记秀容》，2月5日寄给万振环，2月19日就在《羊城晚报·花地》上刊出。此后，孙犁不再方便复信，老万仍多次致函问候，向孙犁汇报自己的工作与写作，我想，这些信给病中的先生带来很大安慰，1997年夏，我去医院探望孙犁先生，正在闭目养神的先生握住我的手，唯独问了一句：“万振环有信来吗？”十多年间，孙犁先后致信万振环81封，老万给孙犁的信，当数倍于此，这些书信在当代报刊编辑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与陈忠实的通信始于1984年8月，《白鹿原》尚未问世，老万在一堆自发来稿中，发现了陈忠实的短文《灞河的早晨》，编发于“花地”，陈忠实收到样报，有些意外，复信满是感激之情，“那篇小稿，承您重视，得以在我很喜欢阅读的《羊城晚报》刊出，很以为幸运。五月我到上海去开会，回来时没见到您的信，大约丢失了。那篇小特写，原以为废弃了，所以也没有再问询，想不到您又采用了。谢谢……花地办得生气勃勃，不仅我喜欢，而且拥有大量的读者，这就要感谢你们的辛苦了。”十年后，陈忠实已名满华夏，老万驰信约稿，忠实复信全然是老友的口气，“多年未通信息，突然接到您的信，真是喜出望外，原想给您写篇散文一并寄去，可后来竟不能如愿，整天泡在应酬杂事中，不单时间被挤得没了，写作情绪也被消解了，常常是无可奈何而又丧气。看看拖得久了，实在过意不去，便把旧有和新作的四首小词归拢起来，请你审阅。古词要求严格，不工之处让你嘲笑了。西安若有事需帮助，请不要客气。”仰仗常年的约稿、编稿通信，文字之交成为了挚友，这样的雅例在《花地飞鸿二十年》中比比皆是，河北省散文学会会长韦野曾在信中谈到：“我每天看你们的报，特别是‘花地’‘晚会’‘书报摊’，都办得好，是真正的丰富多彩。你给河北的散文作者帮了大忙，不少同志经你帮扶发表作品，念念不忘。九月份的一次散文会上，郭淑敏同志在发言中谈到你们报纸对她的帮助，将复印件给我看，我知道这都是你的栽培。”郭淑敏、张立勤，这两位来自河北省基层的青年作者，就是从“花地”走向全国，成为各具风格的散文作家。

老万的人望，给他的“花地”朋友圈带来滚雪球效应，远及大洋彼岸，美籍华裔诗人周正光原是从羊城移居美国的，做生意之余，不忘旧好，常赋诗寄托思乡情怀，华人作家刘荒田写了一篇关于周正光的特写，由诗人邵燕祥推荐给万振环，该文见报后，周正光在美国读到，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们这一代人自《羊城晚报》创刊始，它即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我离开祖国多年，今天重阅‘花地’，真是感慨万千，能够一睹家乡的文风，全拜您的厚赐。”此后双方常有书信往还，周正光的诗词也多次在故乡的“花地”上亮相。

《花地飞鸿二十年》一书最动人，也是最可宝贵的部分，就在于书信中传达的真实感情，诸如与王季思、楼栖、吴宏聪、赵仲邑、陈则光等“中大”诸位先生的师生情，与萧荻、李晴、李佐兴等报社同仁的“羊晚”情，与孙席珍、关振东、吴奔星等先生的师友情，与赵丽宏、熊召政、谭谈等全国各地难得面叙，甚至从未见过面的诗人作家们的文友情，见信如面，几十年后读来，仍鲜活呈现。老万说：“现在网络发达，作家投稿基本上已不再写信，故此书信珍贵，我所以如此执着，是想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使作家们的信札不致湮没于废纸堆中。”这个初心很好地完成了。

说部

无论是鬼、神、仙、妖，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终究归于人性

寓深情于山川景物

□西篱

网络作家海的温度最近推出的《脂粉有灵》是《闻香榭》系列的第一部，以三魂香、迎蝶粉、焚心香、眼儿媚、乌灵烟、腐云香、解语花、美人霜、仙人粉、还魂香、焕颜霜、龙涎香等十二种香粉为名，讲述了其制作过程和围绕其因由用途发生的十二个灵异故事。

这部小说的独特魅力，首先在于选材，将读者带入非遗香粉文化神秘又迷人的世界。这些故事对于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广泛存在于聊斋、志怪、悬疑、灵异小说以及大量的民间传说中，它们内在的思想或者说人生观、世界观，正是传统文化中对于扬善惩恶的要求，对真善美的追求，无论是鬼、神、仙、妖，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终究归于人性。事件或故事的发生，有因缘巧合，有自然规律，有玄妙偶然，终归还是人性、人欲的驱动。

《闻香榭》的故事中有王孙贵族，也有市井小民；有邪魔妖道、魑魅魍魉，也有飞禽走兽的修仙之类，以及天赋异禀的人类。其主要人物设定，主角婉娘是制卖香粉的老板娘，在《脂粉有灵》中，她的身份来历，是人是妖还是仙，也没有交代；文清和沫儿是她的两个小童工，一是神秘的女性，一是憨厚机灵的孩子。这样的设定也确立了小说的叙事基调是温婉的，是追求善和爱的，是为了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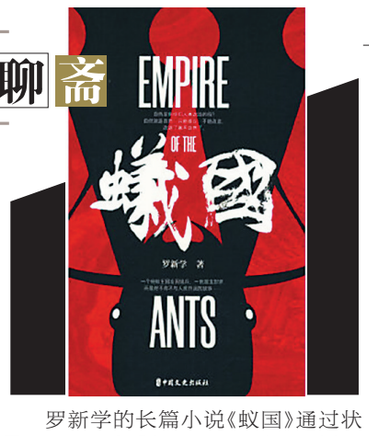
沫儿曾经是小乞丐，小小年纪便看透了世道人心，却仍然葆有善良和赤诚，为救他人不惜签下卖身契；婉娘贪财狡黠，也为拯救陷入苦难之人不遗余力；文清忠诚厚道……他们身上都有“佛性”，有对众生之爱。他们抱持的自强不息、知恩图报、亲仁善邻等传统美德，给这部作品涂抹上了温暖的色彩，也反映出作者的价值观。

在时代风俗、器物、语言习惯方面的书写，作者是下了功夫的。比如盛唐时“胡风很盛”，小说中的人物也往往是胡服快马。作者写那个时代的很多习俗，绵延流传至今天。

除了对植物花草详细介绍，对民俗风物的书写不惜笔墨，在小说中，作者对山川景物每每有深情的描绘。她的语言非常干净，简洁而准确，舒朗流畅，如行云流水。在云莱坞平台上，网友就赞她“语言风格明显，华美中带有伶俐”，对她语言的风格及辨识度打了8.0分。比如，小说中常描绘洛阳的邙山：“邙山岭上，雾霭淡淡，云霞飘飘，尘林尽染，美不胜收。柿树的火红，楝树的褐红，杨树的金黄，榆树的枯黄，与松柏的苍翠交织在一起，偶尔突兀而立的山石缝中冒出一丛丛烂漫的菊花，为深秋的美景增添了无限生机。一条溪流欢快地将漂浮的落叶冲下山间，哗啦叮咚响成一片。”

这样的自然景物描写，小说中还可以找出很多。烘焙蒸烤研磨千道工序万般劳作，始得神香满人间。作者细细研磨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将自信又纯朴的文学审美呈现给读者。

聊斋



《以一人一蚁从深情始到永隔终，激发读者的阅读审美余韵

亦真亦幻写“蚁国”

□喻季欣

罗新学的长篇小说《蚁国》通过状写主人公华秋野在南岭乌石仑东岗村偶然发现围绕一棵奇特古檀树的蚂蚁王国后，心驰神往，从好奇观察到梦入其中，从成为红蚂蚁帝国女王顺阳的挚友到洞悉蚁国生活，从虚幻到现实，小说图景由此铺开，故事情节由此深广，人物生活演变、命运幻化、文明感知接踵而来，构成别具心裁的亦真亦幻生活画卷与亦实亦虚的审美思考，多彩而富有意味地表达出人与自然和谐的历史经验观照，呈现小说介入现实生活的内涵指向，从而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明时代主题与社会价值。

文学的时代主题与社会价值是基于文学审美图景的创造与深化。蚂蚁是一种生命，它们与人类一样传宗接代、繁衍不息，它们更与人类生活一样选择与建构适宜的生存环境，自我调节而与自然共生繁衍。这是《蚁国》从人类文明历史观照进入万物生命观照的深化。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是人类对万物生命的理解与相处、善待与共生的具体表现，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所在。主人公华秋野认知、践行、坚定万物和谐相处情怀的产生、丰富、深刻，在与蚁国的接触、融入和人类生活对大自然的“改造”及动荡变化中一年年、一事事中感悟、升华，成为《蚁国》主题开掘与审美深化的递进路径。

文学的时代主题与社会价值还在于作品人物命运的审美揭示与深刻表达，这便是《蚁国》对小说主人公华秋野与蚁国女王顺阳的情感演绎与悲欢离合历程的叙述。从一个顽皮中学生到研究昆虫的博士生，从村民、村官到大学教授，华秋野的生活变化与选择自觉，深系着对蚁国及女王顺阳的接触、认识与情感，升华着他对蚁国文明与人类文明的追踪、观照与思考。

《蚁国》的更深意味，是在历史经验观照与现实生活的引入中，以华秋野与蚁王顺阳的现实经历与理性思考不断烘托主题，以一人一蚁从深情始到永隔终，激发读者的阅读审美余韵。小说正反展示了一幕幕人为造成自然环境的优劣，“蚁国之民”的强烈感知与行动亦迅即出现，并由此引发同一环境中人类生活的相应结果。主人公华秋野的命运、心理、情感与东岗村的环境兴衰、人畜祸福、发展进退亦相应波澜起伏，从而形成“共有家园”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生态“曲线图”，令人思索，警钟长鸣。